

《运河往事》的艺术魅力

文/董凤鼎、胡林声

捧读女作家徐广慧的长篇小说《运河往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版),犹如走进冀鲁交界的那个小县,在大运河畔的广袤农村,上演一幕感人泪下的真实故事。

全书以清新朴实的文笔,细腻的情节和温暖的文字,描绘出冀南大地农村里一个个活灵活现的群相,再现了北方大运河沿岸村庄的风土人情。作者以平民化的视角,聚焦普通人的烟火生活,以细腻而率性的文字,绘制出中国农民的日常百态和精神图谱。

徐广慧用精美的叙事笔法,温暖地书写小人物的天地性情。她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能够在一片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寻觅出艺术的诗意,绘制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斑驳面影。那些乡村女性站在命运的风口,任时代风潮裹挟而去。她们内心的辗转、跌宕和进退失据,都得到细腻的描绘,呈现了作家笔底始终鼓荡着生命隐秘的呼啸风声。书中描写了一个有生理缺陷的姑娘——麦香飘,她历尽世间沧桑和磨难,她是孤独的,是枯燥乏味的,但是她不怠慢每一分钟,不辜负生活。麦香飘是一个跌进残酷之井的悲剧人物。她突围世情,公开了秘密,挺过了众责、白眼,诗意地呐喊着走向了坚强。

徐广慧笔下的小人物,情感世界细腻动人,我姥娘、麦香飘在寂寞中顽强生存,其内在的贯穿力量直击现实。她的小说既保留了现实主义的故事性,又重视对心理流程的深入揭示,以内在现实对抗被粉饰的现实。她的作品情节设置和语言风格都力图挖掘事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叙事情感若隐若现。读者要细细琢磨,才能真正读懂她作品深处的主旨。她的作品往往选择一个片断和一段精雕细刻,让人潸然泪下。如我姥娘为麦香飘捐肾时写道:

周医生把我姥娘打量了一番,脸上显出为难的样子。我姥娘扑通跪到地上,连磕了三个响头,一边放声大哭一边说:“大夫,求求您,俺求求您了!俺是庄稼人,俺孩子得了这样的病俺实在没办法!俺孩子马上就要做手术啦,到现在钱还没有,大夫,您就可怜可怜俺,帮帮俺吧!大夫,求求您了!您是个好人,您做了好事,老天爷会保佑您一辈子的,您就帮帮俺这个穷人吧!”

周医生慌了手脚,急忙把我姥娘让到办公室。

“你真得想好了?”

“想好了。”

“不后悔?”

“不后悔。”

“你能保证出去不乱说?”

我姥娘抬起头,泪水哗哗地从眼里流出来,她仰着脸,哽咽了半天说:“割了肾俺就死啦,还去给谁说?”

作者还在作品里构成了理性与感性的融合体,重新呈现了那个年代的感性与蒙昧、暖昧与自卑,生命的本真状态,农村复杂的人性,历史的诡异,宿命的无常在这里交织碰撞,融汇到一起,聚成百态人生。

书中的我姥娘是用心焐热世间苍凉,麦香飞、香飘、香漫、香银、香金,以及我姥爷、田三双、田老三、腊八妮、老夏、谷新、孙老师、小秀、小莲、泥巴等人,情感缠绕、互相交织,因为种种在后文一一揭晓的机缘巧合,每个人的命运大相径庭,却都拥有着出人意料的人生归宿。笔端蕴含了复杂的情感,全书也就有了多重意味。

细腻的叙事风格也是技高一筹的表现,让小说有触碰人心的东西成为一种另类的技巧,让读者不得不为之流泪。来福村的人们不知道一个身体残缺的女孩,怎样才能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麦香飘也不知道,她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不过,她相信幸福不是上帝事先安排好的,而是通过一个人自身的努力后天争取来的。她不服输,骨子里选择了坚强。

书中展示出的一道道绮丽、诡异却也充满伤感、无奈的风景。书中写到几个人的死亡,由此折射出真实的人生。香银的死,三双的死,令人潸然泪下。作者的语言风格清新,灵动,疏淡,韵致,有着日常口语的亲切,如挂在我姥爷口头上的“熊娘们儿”,却并无贬义,而是他口头上的“爱称”,还有那耳熟能详、令人陶醉的童谣久久飘荡在田野上空。

本书的另一特色,就是由作者亲自创作的一幅幅浓墨插图,多方位展现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所思所想。那飘逸潇洒之气,刚劲轩昂的人物形象也与书中的情节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陈卫的力量:欲望、人性、回忆与虚构

文/生铁

这不是我第一次给陈卫的书写书评。一个人拿到一本书,通常会问:这个作家他写了什么?尽力抛开陈卫已有的艺术名声的潜在影响,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审视他的作品,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他作品最大的特点是“独特”。他的作品在我的小说阅读名单中找不到雷同者。

当然他早期的作品《伤心夏季》《世界》《中国》中含有海明威、纪德等前人的营养,《如果外婆今年不死》等短篇小说,也是很典范的现实题材小说。但看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要看他的一批作品,一批作品里整体呈现出的是什么。陈卫的作品呈现出的特点就是独特,独有,这本小说集里可以体会到这一特点。

短篇集《两只空气同时落球》虚构了17世纪法国重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的朋友森格兰1657年4月的一篇日记。在这篇日记里,波罗雅尔修道院的神父森格兰以帕斯卡精神指导者的身份讲述了他和帕斯卡彻夜长谈的一些情景。小说探讨的是人生的终极话题。甚至在这篇虚构作品的篇首序言中,虚构了一个叫王晔的翻译者——“感谢在巴黎高等国家音乐舞蹈学院修学的王晔小姐此前将这些日记译成中文,她特有的机敏和深藏不露的严谨使我对她的艺术充满信心。”特有的机敏和深藏不露的严谨使我对她的艺术充满信心,这段话听起来就像是形容陈卫自己。

这个小说哪怕是从无创作经验的人也能想象到它创作的难度。

“催眠”这个词并不是严格的艺术词汇。在小说中,这些虚构似乎暗有所指,但你却在全书中找不到有关它确实是一种暗示的蛛丝马迹。与此所相关联的是,你受到了一种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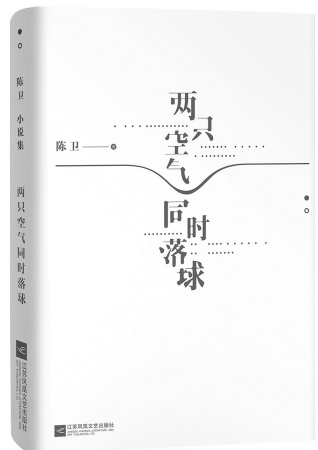
动,但是却找不到这种震撼的实实在在的由头。你对他用力的描写存有怀疑,可这种描写却让小说里充斥着一种原始的力量,这力量我只能比喻成催眠。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我觉得是陈卫对艺术的雄心。更重要的是,这些小说好看,值得重读。在这本丰满的、内容充满多样性的短篇小说集中,《黄墙》《明强》《我将适时地离开你》《对伟大偶然而要命的限制》和《两只空气同时落球》属于较早的作品(大概在2010年之前),其他的作品都集中在2015、2016到2017年这三年当中。

之所以要提及这一点,是因为之前的作品,几乎都是陈卫“一年磨一剑”式的短篇小说,反复推敲,酝酿极久。而近两年来的作品,却是高产、高速和一经完稿就不再着重于修改的方式写就的。这在客观上是受“黑蓝”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发布节奏的催促,但主观上也是作者追求“对自我尽可能的反对和否定”的更大乐趣。

近两年来的小说名字,都是两个字的一——因为中文中的非外来词汇大都是单音词,两个字、两个音就可组成多层甚至无限的意思,所以这些小说从名字上就显得很中国、很“诗经”。从《对伟大偶然而要命的限制》《两只空气同时落球》到近来的《白云》《深松》《黄山》《甘露》……这不免让我联想到作家在他的艺术成长生涯中所留下的诸多印记。

陈卫是从学习美术绘画开始自己的艺术道路的。这些小说里我总是能感受到中国古典绘画和西方绘画的那种意蕴。向德加致敬仅仅是一个证据,《深松》结尾谈及其重要的主角——叙述者的弟弟刘孝文,仅仅谈及了这么一句:“我和他空闲的时



间不凑巧,就没有见面。但是从偶尔的聊天能够感到,他在那里并不愉快,一些他最初带去的困惑,应该仍旧没有解决。”他为什么不愉快?他的困惑缘何仍旧没有解决?小说不再赘述,仅仅是在这个深刻、宏大、如云雷音的小说主题之下,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背影。这已然让我想到绘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山水、山水中点缀的建筑——草庐或者城堡。人物背影都会以景物和自然的点缀而呈现。陈卫也是,他在小说中不厌其烦把窥探到的人性中的欲望、需求、情欲这些东西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刻画出来。作为人性的深刻解剖者和观察者,始终在作品背后用上帝之眼盯着作品里的人物的一举一动乃至他们的命运。

“独特”仅仅是为了描述一个严肃艺术家的外在标签,欲望、人性、回忆、虚构和深刻的洞悉等等也都是载体,进入作品后,最终打动人的仍然是艺术的力量。

不止于经典的涵泳

文/半夏

世琦兄又出新书了。

这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朝内大街166号,可以说是一切文艺青年及老青年心中的龙门标。只是能够击中标的终归是少数,于是本书尤其难得。

出版人耿相新先生为本书作序,据说他专门花大块时间翻阅作品,这或许本该是作序者的一个必须前提,但又实在是一个繁巨的任务,一般作序者,反而未必。

做足功夫的耿先生对世琦兄的诸作有一个概评:以《倾听灵魂》自省于出版界书界,以《批评的风骨》独立于士林书林,以《涵泳经典》觉醒于人生的价值。这三本书的结纂,基本上勾勒出了他迄今三个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

耿先生的这个概评,是下了寻常人不肯的大功夫得出的,也许是一家之言,但却是必须尊重的一家之言。

我与世琦兄相交积年,之所以说耿先生是一家之言,是因为起码在我的目力所及,耿先生所谓三个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虽然提纲挈领,但或许还是会有所遗漏吧。毕竟,耿先生所云只是流连于世琦兄书评书话类的作品,这自然肇因于耿先生出版人的身份定位,但一位作作者的作品,如果说到与士林书林的种种瓜葛,上

述三本起码有门类方面的遗珠,譬如耿先生也提到的《申涵光与河朔诗派》,便与上述三种在分类上大有不同,而且作为所谓燕赵文脉,本书于乡邦文化的探讨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这里不妨抄录我在其他文章中的提及:

作为早期的燕赵,后来拱卫京师的畿辅直隶,在地缘方面,河北一地,原本拥有足够丰饶的文明营养。然而,相比岭南、闽越、巴蜀等地域,甚至邻近的三秦、三晋、齐鲁、中原等地域,区域视野下河北一地的乡邦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物质文化形式之一的乡邦文献,却并没有赢得与其相称的知名度。

实际上,即便是乡邦文化内部,相较政治人物,文人尤其是纯粹文人的声名,更容易遭到湮没,不论他们曾经在其所处时代拥有如何不同凡响的声望,尽管作为地标性人物,他们实在更富有地域传承上的可持续性。于是,围绕申涵光以及河朔诗派之所作,在世琦兄的作品中,反而是不能不提的,毕竟此类文本的意义不仅于个人。

本书名为“涵泳经典”,其实不止于对经典的涵泳。

世琦兄的确于书评书话用力最多,这也是读书人发源自本分的雅趣,



而且我早就说过,写书评是考量坚持的一件功课,世琦兄于此不计回报的寡淡,孜孜矻矻,坚持多年,积累确实斐然。以本书论,其中便辟有《思忆师友》的专题,内中谈到他与于光远、陈涌、净慧、吴福辉、蒋寅诸人的交往,而其他部分中《鲁迅的性格》《顾随的书法》诸篇,也已不在书评书话门槛之内,而是颇有溢出的旁及。诚然,上述旁及实在也是围绕“经典”而来,“涵泳”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